



百炼成钢

艾 芜



艾 芜 百 炼 成 钢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八 三 年 · 北 京

百炼成钢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 248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1\frac{1}{4}$ 插页 2

1983年7月北京新1版 1983年7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55,000

书号 10019·3475

定价 1.10 元

前 言

百年来，我们中国人受过极大的苦难，同时也在拼命地挣扎。今天真正挣扎起来了，新的一代人在创造着新的生活，要把四五千年的古老中国，变为美丽芬芳的大花园，使六亿五千万人都能过着永远幸福的生活。我们在旧时代生活过好些年的人，深深感受过旧社会的痛苦，度过几乎活不下去的日子，看见今天新的中国，看见今天新一代中国人，不能不感到极大的欢喜。

今天新一代中国人，怀着光辉灿烂的理想，具有无穷无尽的不畏任何困难的精神，在旧的社会里战斗过，而在建设今天新的生活中，还正在付出更为巨大的努力，同时他们在各种生活中，遭遇过无数的困难，受过多次的锻炼，并且锻炼的很好，真正能够担任起创造新生活的大任。

我就是想把新一代中国人写出来。我的书名采取一句中国的成语“百炼成钢”，这不只是因为书里的人物在炼钢，而主要的意思，是说新的人，是锻炼出来的，而且还须不断地锻炼。

我不敢说这个企图已经实现了，但我是作了相当大的努力的，而且是抱着极为欢乐的心情去作的。

艾 芜

1959年5月20日，北京。

FW 36/20

目 次

前言 1

百炼成钢 1

新版后记 347

艾芜同志关于《百炼成钢》与黄祖良同志的通信 348

第 一 章

一

梁景春一坐上汽车，就向女司机和藹地说：

“司机同志，请你开慢一点！”

女司机郝英回头望下厂长赵立明，她晓得厂长一到工厂去办公，就要汽车开的快，这不好违反他的习惯。而这位吩咐她开慢车的，却是第一次坐她开的车，也是第一次到宁南钢铁公司的炼钢厂去的，显然是去参观的客人。客人有吩咐，自然还得请示一下主人。她不知道这位客人，就是新到炼钢厂去的党委书记。

赵立明迅速看下手表，低声说：“可以开慢一点！”汽车开动之后，便向梁景春问：“你身体不大好吗？”他疑心他有心脏病。

“我身体挺好！”梁景春微笑地说，“这个都市怪可爱的，昨晚到来，什么也看不见。”

今天上午在市委开会，会后在食堂吃了饭，便已下午一点半了，现在他们正坐汽车，赶到炼钢厂去。两旁高大的青杨树，枝叶茂密，遮住了天空。一条绿荫笼罩的柏油马路，映着一片树影，伸展在汽车前面。林园似的学校、图书馆，一闪到车后，一座座围着花草的精致住宅，一条条排着柳树杨树的柏油马路，便整

齐地摆在两边。象开展览会似的，红的花，白的花，黄的花，在阳光里耀人的眼睛。

赵立明看见梁景春那种欣赏的脸色，想起刚才特意叫司机开慢汽车，便禁不住暗自好笑起来，要是个熟识的同志，他会打趣他：“我看你去管理颐和园，一定很惬意。”可是，这是一位第一次见面的新同志，不好随便开玩笑。

汽车转入更为宽大的柏油马路，晴朗的阳光，没遮拦地射了下来。两旁的糖槭树，因为受过人工的剪伐修整，全是一样大小，细枝丛生，叶子怒发，庞大的绿伞似的，立在人行道上。糖槭树后面，耸立起楼房，挂着各种招牌：啤酒店、汽水店、剧场、电影院、百货公司、粮食公司，标明这是重要的街市。但马路上、人行道上，很少有人走。对面只有喷着水花的洒水汽车，在缓缓地驰来。

汽车随着马路，突然转个方向，无数庞大的建筑物和许多的烟囱就在远远近近的地方，一下子出现。不断升起的黑黄色云烟，好象遮蔽了半个天空。木牌子做的大标语，扑面而来：“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社会”，接着又是“为祖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”。载运各种物资的汽车、载运砖头砂子的马车，牵连不断地来往。赵立明和梁景春坐的汽车，就得常常按喇叭，小心前进。在一处转拐地方，耸起一道堤埂，许多汽车停止下来，正等候一列火车通过。堤上正飞奔着电车，喧嚣地叫着。堤埂边一排木牌做的大标语：“全体职工们，团结起来，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奋力前进！”很引人注意地送了过来。

火车轰轰隆隆地奔跑过去了，拦马路的木杆支起，汽车重新开动，顺着堤埂边的马路驰入工厂区域。梁景春却不留意马路上的热闹景象了，只是望着冲天的高炉、庞大的瓦斯库、高耸的

水塔、架在空中的煤气管、无数林立的烟囱，以及许多未曾见过的东西，感到无限的惊奇，仿佛进入一个童话的国度。他平常无论对什么，都充满了兴趣，总带着想要发笑的神情，这时就更加显著了。

当汽车停下，又让前面火车通过的时候，赵立明用略带诙谐的口吻问：

“你觉得这里的风景怎么样？”

“好极了！”梁景春非常愉快地回答。

赵立明也为这个人的热忱感动了，到炼钢厂门口，下了汽车，还不立即进去，他把整个工厂的外貌指点给梁景春看，一面高兴地说：

“我们才来的时候，日本人哪里瞧得起！他们说，你们要开工吗？二十年都恢复不了，还不如种上高粱！现在你瞧，一切都在活动。不到三年，我们的生产，就超过伪满最高的年代！”

梁景春首先看见的，是露天的原料车间。正有一列火车，把好多两人高的大铁罐子运走，同时又有一列火车，把许多菜碗大的黑色矿石运来。架在铁路上空的巨型桥式吊车，轰轰隆隆地吼着走着，吊起四个装矿石的铁槽子，运送到一座庞大房子的平台上去。这座大房子，全是钢铁修成的，梁景春从来没有看过房子会有这么大。楼上许多地方，没有墙壁遮拦，平炉炉门上冒出的火光，可以很清楚地看见。楼下一座座窑也似的蓄热室、沉渣室，以及各种弯曲的巨大煤气管子，显得一片乌黑。金红色的液体，从楼上流了下来。空气中散播着轻微的瓦斯气味。在原料场的外边，从平地上，耸立一排高大的烟囱，吐着轻微的颜色不同的烟子：有的淡红色，有的淡青色，有的淡黄色，有的淡灰色……。

出去的火车一走过，进来的火车一停下，这座庞大的钢铁房子里面，传出来洪大的喧嚣声音，便能清楚地听见，就象里面有 条大河，水波汹涌，成天成夜在吼一样。同时又听见一种更为巨大的声音，仿佛狂风刮过山里，吹了过去，又吹了过来。

梁景春忍不住欢喜地想：

“真伟大，咱们这条生产战线！”

二

厂长的办公室，是在大房子旁边的楼上，一张长方形的桌子，两边放着许多椅子，就在室内占了大部分地方。长桌近窗那一面，还安着一张写字台，上面放着四架电话机。赵立明一进屋子，就坐在皮圈椅上打电话。梁景春拉开一张椅子，坐在长桌侧边，他从赵立明背后的玻璃窗望出去，看见远远近近无数的烟囱，耸立在蓝色的天空里。近处高炉露出一角，吐出轻微的烟子。赵立明刚说完：“你是调度室吗？”窗外一下火车奔来的叫声，把屋里所有的声音都压下了。屋侧的窗子，有一扇是打开的，雪花也似的铁粉子，一片一片地飞了进来。梁景春好奇地走到窗边，摊开手掌接了一片，亮亮的发光。

火车的吼声，响过去了。赵立明便对着电话筒有点焦急地说：“你赶快给我查查，今天有没有快速炼钢？……哪个炉出的？多少时间？”他在等候对方回答的时候，一眼看见梁景春在注视飞进来的铁粉子，就解释地说：“这是铁沫子，铁水里面蒸发出来的。这里接近混铁炉，那是……”还没说完，立即叫了起来：“又是九号炉吗？……秦德贵炼的？是他吗？我还以为是袁廷发哩。你再说一遍，是七点五分吗？……好……。”他放下听筒，忍不住

欢喜地向梁景春说：“七点十分是厂里炼钢的最高纪录，今天突破了！这是一个新手。还有个叫袁廷发的，常常搞出快速炼钢来。了不得，都出在九号炉上。”他随即站了起来，立即走近门口的壁上，拉开一张红布，指着那些用小木块斗成的许多行活动数字说：“这是每天的日产量。”随又单指最下一行说：“这二千三百五十六吨，是昨天一天一夜的日产量，照这样下去，不发生事故，这一月的任务，可以超额完成。只是全国各地基本建设发展太快，钢的需要量大增，公司新近的指示，非增加生产不可。我们一定要提高日产量，鼓励快速炼钢，一切的工作，一切的努力，都要朝着这个目标！”在他发黑、略微瘦削的脸上，现出非常愉快的神色，显然任务的增加，在他生活中是件快乐的事情。听见电话铃响了，赶忙放下红布，一面朝写字台走去，一面很高兴地说：“你来的挺好，这下子就可以各方面配合，把竞赛发动起来。”他敏捷地拿起耳机，立即问：“你哪里？……什么事？”脸色一下变了，急切地说：“那赶快拿担架抬到医疗室去。”声音有点含怒地说：“你叫值班主任跟我谈谈。……没有在？给我找一找。”随即忍着怒气，向梁景春小声地说：“平炉车间有一个工人晕倒了。”

“晕倒了！”梁景春惊异起来，一面又解释似地说：“这几天也实在太热了！”还无意识地望一下窗外晴朗炎热的天空。

“这不单是天热，”赵立明还要解说下去，忽然眉头一皱，大声地向电话里说：“在七号炉上，不要去叫，我直接打电话给他。”把电话机一按，立即播了两三转说：“接七号平炉，……我是厂长，你叫值班主任接电话。”一面向梁景春说：“我再三地叮咛，在这样的暑天，要注意工人的环境卫生，他们硬是不注意。……喂，你是吴克相吗？我问你，工人的工作环境，为什么这样不注意，……呵，出钢口打不开？好久了？该死的，有个多钟头。”一

面生气地放下耳机，一面站了起来，向梁景春紧张地说：“你坐一下，我要去看一看。”

“我同你一道去。”梁景春站了起来，把椅子掀拢桌子，才跟着走了出去。经过一节很短的过道，还登上铁做的扶梯，便进入刚才见过的那座大房子。门口立着一人多高的大木牌子，上面画着一个工人，用手指着每一个进门的人，旁边写一句话，表示他在询问：“你完成了日产量吗？”一进门去，喧嚣的声音，更来得大了。楼上全是铺的厚铁板。靠左边，屋子那么大的长方形的平炉，排了一大排，简直望不到头。每个炉子有五个炉门，炉门都关着的，但门缝里还有火焰在冒出。右边是一些安有机械仪器的小屋子，还露出一节一节的敞口平台，原料场上的吊车，正把矿石废钢一槽槽地吊来放上。中间全是一些装料机在活动，伸出大炮筒子一样的铁杆，把装材料的铁槽子，不断地送进炉子去。人走过的时候，不仅要躲过装料机活动的路线，还要绕过矿石堆、石灰堆、镁石堆、白云石堆、粘土块堆。要不是赵立明走在前面带路，梁景春简直不晓得怎样走了。赵立明怕他遇着危险，总是小心地带路，时不时要说，“你等一等，”或者拉下梁景春的手，“走这里。”

梁景春来不及细看了，只在停下足的时候，看一下在面前转动的装料机，或者望一下个个满身大汗正把石灰铲进炉门的工友。车间里热，尤其炉门打开，火焰射出，就是站在两三丈远，也感到烫人。但工友却要走近炉门口去工作。这使梁景春吃惊地想：“这才真正是火线！”

赵立明、梁景春走到七号炉，晕倒的人已抬到医疗室去了。他们赶忙到炉后去看。四五个工人正在挖出钢口，个个流汗，急得象生了病一样，他们把指头粗、中间空的长铁管子，套上橡皮

管，接在大的氧气瓶上，通上氧气，又将铁管子点燃，插进平炉的出钢口去烧。烧的时候，出钢口冒出紫红的烟雾，烧残的铁管子，一取出来，便又黑了。他们急忙再拿根铁管子接上。

赵立明看见还是烧不开，双眉紧皱，厉声地问：

“这是谁堵的出钢口？”

马上就有两三个工人，掉过发红流汗的脸子，抢着回答：

“这是他们乙班堵的！”接着还骂一句：“不晓得他们干些什么鬼事！”

赵立明立即转到炉前，去找值班班长、技术员商量，怎样用最好的方法，把炼好的钢水，迅速放出来。

梁景春原是站在炉后的侧边，没有直接受到炉体的烘烤，但汗还是不断地流。伸手摸下铁栏杆，简直热的烫人。因为上边接近平炉，下边又是铸锭车间，百吨吊车吊的钢水罐子，正把钢水注入钢锭模子，火花不断地四面射出。有的模子，已注完了，钢水还在沸腾，火花冒出口来。另外脱了模的钢锭，一身通红，摆在地坑里。再过去一点，是初轧厂的均热炉车间，吊车把炉盖揭开，将烧红的钢锭取出，火焰就熊熊地上升。同时，烧红的钢锭，放在一个长槽子里，便自动地奔跑起来，还会自动地转拐，走到轧钢机下，去接受压轧，一条红猪似的钻了进去，立即变成一条红龙似的出来。梁景春心想：“在这个大房子里，真是到处都是火呵！”同时又觉得这里景色奇异而又美丽，是任何地方看不到的。他还试着朝出钢口走去，虽然那里特别安置有吹风管子，冷风不断吹出，但还是抵不住炉体钢板发出的热力，脸简直烫得发烧。接近出钢口的地方太窄，站在那里，会妨碍他们的工作，他急忙退了过来。

这时候，一个高个子青年人匆匆忙忙朝出钢口跑去。他头

上戴着鸭舌帽子，鸭舌前面吊着一副蓝色眼镜，满脸通红，流着汗水，身上穿着脏污的帆布短衣和帆布裤子，足穿着帆布袜子和橡胶拖鞋，手上戴着帆布手套。他一跑到出钢口，就叫工友让开，由他亲自拿铁管子来烧。他嫌一根不够，又叫再拿一根铁管子，套上橡皮管子，接在另一个氧气瓶上。这下两根管子一齐烧，出钢口的火就燃大了，紫红的烟雾，一大股一大股地冒出。

得到休息的工人，站在旁边，都欢喜地叫：

“你这家伙，真有一手！”

梁景春看见那个高个子年轻人，烧出钢口，很是卖气力，不象刚才别的工人，烧的时候，铁管子还有一长节，就取出来丢了，他是把铁管更送进去一些，一直要烧到手了，才另外再换一根。同时，两根一齐烧，取出一根来换的时候，里面还有一根在继续烧，这就使被烧的地方，一直熔化开去，不会再行凝结。梁景春看见这样的工作，心里忍不住暗暗地叫好。

“呵哟，烧着手了。”几个工人忍不住叫了起来。

梁景春立刻看见那个高个子年轻人，戴在右手的手套燃了起来，但他并没有取下，只是拿着两根铁管子，猛力在送，立刻出钢口喷出蓬勃的红云，接着射出金黄的强光，并溅出耀眼的火花点子。那个高个子年轻人一下子站立起来，丢开铁管子，举起那右手手套燃烧的右手迅速往下一按，随即甩脱着火的手套。就在他举手一按的时候，坐在平炉旁边倾动机上的运转手，立即按动电纽，把平炉向后倾斜起来。带着金黄强光的钢水，以及四射的火花，随着出钢口上的铁槽子，就冲入百吨吊车挂在下边的大铁罐里，同时一大蓬金黄紫红的光雾，一下子升上很高的屋顶，而且还在不断地升上去。钢水发出强烈的白光，简直使梁景春不敢直视，他举起手来遮在眉毛上面，也不能使他对着钢水，多睁

一会眼睛。恰好有人碰他的手一下，一个镶有蓝色玻璃镜的小木板子，递在梁景春面前，同时还听见很和蔼的声音：“党委书记，你拿这个镜子瞧瞧才行。”梁景春举眼一看，站在他身边的，是个身材不高的年轻人，露出一脸的微笑，上身穿着白色帆布工作服，帽子也和工人的一样，只是没有挂着蓝色镜子。他自己向梁景春介绍，说他名叫何子学，是平炉车间的支部书记。他是刚从厂长那里知道梁景春的。

梁景春接着镜子，没有马上拿来看，却指着那个打开出钢口的工人问：

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他叫秦德贵，九号炉的丙班炉长，”何子学很高兴地回答之后，还特别着重地说：“他很会炼钢，今天七点五分一炉钢，就是他炼的。”

梁景春很注意地望下秦德贵，然后问道：

“他是党员吗？”

“是党员。”

秦德贵并没有退下来休息，他还高举着手，把指头轻轻往下动着，他要上边管百吨吊车的人，把吊的大罐放低一点，因为钢水一出多的时候，炉体就需要逐渐向下倾斜，以免出钢槽子压在大罐上面。看见钢水出的很顺畅了，他这才让七号炉的工友指挥，退了过来。何子学连忙拉着他的手来看：“呵哟，都烧红了嘛。”随又责备地说：“你这家伙，不晓得痛么？怎么不早甩开手闷子？”

“工作的时候，哪还晓得痛！”秦德贵这么说的时侯，眉头有点皱起来了，显然到这时他才有点感到痛。但他并没看他的手，却向技术员陈良行担心地问：

“又加锰铁没有？”

“加了，不加怎么成？那就准出号外钢①！”技术员陈良行笑着回答，显然出钢口一打开，大家心情都很愉快了。

梁景春拉着他汗湿的手腕说：

“你赶快到医疗室去擦点药，钢水不是已经出的很好了吗？”

何子学忙向秦德贵介绍，说同他说话的人，就是党委书记。

“好，党委书记，我就去。”秦德贵感谢地说，但他没有立刻走开，他还向技术员陈良行问：

“钢种改了吗？”

“改了。钢水在炉里泡了点多钟，炭素降的太低了，只好改成管坯。你快到医疗室去吧。”

“总算还没有出非计划②！”秦德贵烤得黑红的脸上，浮出了满意的微笑。他随即迅速地走了。

技术员陈良行就向梁景春、何子学说：

“要是老秦不来帮忙，再半点钟，还出不去，那就没有把握了，钢水在炉里千变万化。”

“出了号外钢，那就要损失几亿③。”何子学笑着摇摇头，表示这不是一件小事。随又望一下炉后堆的空氧气瓶子，叹气地说：“可是也损失不少嘛，氧气和铁管子一算起来，就有好几十万。”

“算起来可多了。”技术员陈良行严肃地说：“耽误的生产时间不说，首先炉底泡坏了，增加炼炉的次数，一炼起来，就有十七

① 号外钢，即废品。

② 非计划：公司按照外面的订货单有计划地叫炼钢厂炼钢，如炼出的钢，不是订货单要的，须放在那里等人来买，这就叫做非计划。

③ 这里指的是旧币。当时一万元仅合新币一元。以后文中提到的都是旧币。

八个钟头不能炼钢！”说到末尾，脸色变了，仿佛还有惊惧似的。

这时已出完第一罐了，炉体刚刚扶正，陈技术员就跑到炉前去看。何子学就向梁景春说：

“党委书记，我们走吧！”

梁景春走到炉前，又没走了，他去找陈技术员说话，首先笑着问：

“没有问题了吧？”

“没有了！”陈技术员也笑着回答。

“来，我们到这里来谈谈吧。”梁景春把他拉到堆粘土块的地方，和蔼地说：“这不妨害你的工作吗？”

“不，我们就要下班了！”陈技术员感到高兴，觉得新来的党委书记容易令人亲近。

梁景春环顾一下整个车间，欣喜地说：“我真喜欢你们的生活，又热烈，又紧张。老实说，也是一个战场。你们都是挺好的战斗员。”

陈良行愉快地说：“我不行的很，只是现在添了新的指挥员，我们一定会把工作做的更好！”

梁景春笑着说：

“我才来，厂里的事情什么都不懂，以后还要多向你们学习！”

陈技术员看出梁景春说话的脸色很诚恳，并不是出于客套，倒是显得胸怀坦白，便高兴地说：

“我们也懂的不多呵！”

“我现在要请教一点，”梁景春用手轻轻触一下陈技术员的手腕，“出钢口打不开的原因到底在哪里？依你看来究竟是什么毛病？”

陈技术员胖胖的，容易流汗，一面取下颈上缠的毛巾来揩脸，一面沉思地说：

“过去出钢口打不开的毛病，通常有两个。一个是堵出钢口的时候，堵的马虎，镁砂里面浸进了铁水，铁水一凝结就难打开。再一个就是炼炉后，出钢口烧结了，出第一炉钢总不容易打开！”

“那末，这次出钢口打不开的原因在哪里？”

“这一次？”陈技术员连忙走到控制各种机械设备的屋子里，看一下壁上黑板的纪录，然后出来笑着说：“太热了，把头都给人搞昏了！看刚才黑板上的纪录，的确的确是炼炉后出第一炉钢！可是这里还有问题，以往顶多耽搁半个钟头，今天可奇怪了，这还要研究。”他不禁脸红了，觉得第一次就没有答出党委书记提出的问题，有点害羞。

正讲到这里，在屋子里管变更煤气机械的工友，走来告诉陈技术员，说厂长来了电话。陈技术员进屋子里去接了之后，满脸通红地走了出来，现出很难过的样子。何子学连忙问他，厂长找他有什么事情。

“咳，好象我一手造成的一样！”陈技术员把两手朝外一摆，随即向梁景春诉苦：“党委书记，你看看嘛，这次当然我要负很大的责任，但是怎么能怪我一个人！现在我马上去开会。”

“好，你们大家在会上谈谈吧！平心静气地谈，找出原因来！”梁景春看他那样容易动感情，便这么劝慰他。

陈技术员没说什么，只苦笑一下，便朝厂长办公室那里走去

了。

梁景春看下手上的表，便对何子学说：“你领我到工会去一下，我要到那里去开会，等下你就去出席厂长召集的会，要紧的